第七章

跨洋求索

郝为民出国研修之前，有位爱国美籍华人来内蒙古讲学，谈到在美国生活与在中国生活有一个显著的不同，美国人喜欢有一百说一百五；而中国人有一百说五十。到美国一定要遵纪守法，没理的事情千万不能干，有理的事情千万不要放。全世界对真善美有一个基本的标准，并不以种族和意识形态来决定。郝为民知道了，发展民间友谊，对个人有利，对国家更有利。

年近半百的郝为民，站在了新时代对外开放的窗口，畅享着世界文明之风，沐浴着全球科技之光。他将在太平洋彼岸积蓄力量，厚储内能，再像鹰隼一样搏击长空。

GTE 的中国访客

1983 年 8 月 3 日，郝为民坐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航班上，不停地观望着舷窗外的山川河流、森林草原，遗憾当时没有一架照相机记录下这一时刻。飞机进入了浩瀚的太平洋上空，为了尽快适应时差，郝为民坚持不睡觉，当地时间 13：36 时，飞机降落在美国旧金山机场。旧金山机场的行李传送带出了故障，耽误了很长时间，当飞机降落在纽瓦克机场时，纽约已是深夜。

郝为民到了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小镇，在纽约北部，他住的旅馆周围的景色非常美，远处起伏的丘陵完全被森林和草坪覆盖着，森林是墨绿色，草是浅绿色，层次非常鲜明；一幢幢美国风格的建筑，黄色的、橘色的屋顶，错落有致地坐落在大自然的彩色边际线上，完全是一幅浓浓的秋韵图。而且这里空气甘冽，天蓝的云白得有些假。但郝为民无心欣赏这些，来美数日，疲惫、困顿依然折磨着他。

GTE Network Systems 公司，是美国生产大型通信设备的公司，主要包括模拟微波设备、数字微波设备以及数据通信设备，在美国多地以及欧洲设有研发中心和制造基地。郝为民来到美国 GTE 公司总部所在地纽约，中午公司网络系统部经理罗伯特·法威尔、翻译朱迪丽女士为他“接风”，到了一家饭馆，他的身

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硬撑着来午餐。吃饭期间，有个问题，郝为民迫不及待地提了出来：“我不能住在你们安排的旅馆里，华美达酒店每天 62 美元，而国家每月给我的生活费是 400 美元，请尽快帮我换一家便宜的旅馆或租个便宜一点儿的住处。另外，我在美国访问学习计划是两年，一年在 GTE 公司，一年在斯坦福大学。按照规定，美国—意大利的往返路费国家不能支付（GTE 公司在意大利设有研发基地），请 GTE 公司考虑，如能帮我支付费用我就去意大利，不能支付就改变计划不去了。”

1983 年，郝为民在美国 GTE 学习考察，参观 GTE 北湖工厂，公司营销工程师吉姆·安德森为他介绍产品

法威尔当天下午向他的上司汇报，公司同意支付郝为民去意大利的费用。关于住宿问题，由于他在 GTE 公司总部工作 2 个月，其余时间在 GTE 各地机构参观学习，一时无法找到便宜旅馆，公司给予郝为民一定的住房补助，支付他在美国的交通费用。郝为民担心的问题在美国人的帮助下，悉数解决了，他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。

1983 年 8 月 5 日，郝为民一早就来到 GTE 公司，Bill James 介绍公司为他制订的学习考察计划：半年在 GTE 公司总部了解北美通信情况，再用 3 个月时间到公司各制造工厂参观，最后 3 个月到意大利参观公司的数字微波研究中心（GTE 的全资机构）；还介绍了负责指导人 Welch 先生，并给郝为民安排了一间办公室。GTE 公司很重视这位中国学者的到访，考察计划安排得很周到、很细致，而且在 *GTE Network Systems News* 上发布了两则消息，还配上一幅图片。

消息一：内蒙古邮电通信设备厂副厂长郝为民参观伊利诺伊公司的设施，他将在美国进行为期两年的学习和访问，他将在斯坦福大学研修之前，花一年时间在 GTE 公司的斯坦福德、阿尔伯克基和意大利米兰的机构参观考察一年，布卢明顿陪同郝为民先生参观公司服务中心，介绍开关设备的安装及售后服务等。

消息二：GTE 网络系统部门接待中国访客郝为民，他是内蒙古自治区邮电通信设备厂总工程师、副厂长，他在吉姆安德森陪同下参观北湖工厂前厅的展览品，下个月郝先生将前往阿尔布开克网络系统公司考察，在那里接受传输系统方面的培训。

1983 年 8 月 12 日，郝为民由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出发前往华盛顿，参观 GTE 公司设在那里的研究中心和一个很大的营业中心。在华盛顿 GTE Telenet 参观上课两周时间，他接受了现代电信网络技术及规划的初步培训，但时间太短、内容太多，郝为民根本来不及深刻理解、全面吸收。老师的语速很快，新名词太多了，不容易跟得上，他感到英语听力的不足，郝为民遇到了学习上的挑战。

郝为民在美国 GTE 公司的设备制造工厂

华盛顿特区是坐落于森林里的城市，城市周围完全被参天大树环绕着，城区里的建筑物也掩映在大树之间，完全没有大城市的喧嚣。郝为民结束了紧张的培训，参观了肯尼迪艺术中心、白宫、华盛顿纪念碑、杰弗逊纪念堂、林肯纪念堂、美国植物园、国会大厦、最高检察院、黑人解放纪念馆。大片的草坪、盛开的鲜花、碧绿的水池、炫目的喷泉、雄伟的建筑、精美的雕塑、飞翔的

海鸥和鸽子，在蔚蓝天空映衬下，华盛顿被装点成一个绚丽多彩的大花园。

在美国朋友的安排下，郝为民打了一个越洋电话给姚凤英，那时打国际电话绝对是奢侈性消费，通话费每分钟几十元，一般人根本打不起。电话质量很不好，时断时续的，凤英在那边扯起嗓子喊，郝为民这边也听不太清楚。说起电话，郝为民出国前，好友建议他申请安装一部住宅电话，在美国往家里打电话不是更方便一些，郝为民考虑再三也没有张嘴。所以越洋电话先打到凤英的单位，凤英如果不在班上就由同事通知凤英几点几分到单位等他的电话，这给凤英同事增添了很大麻烦，凤英为这事总埋怨郝为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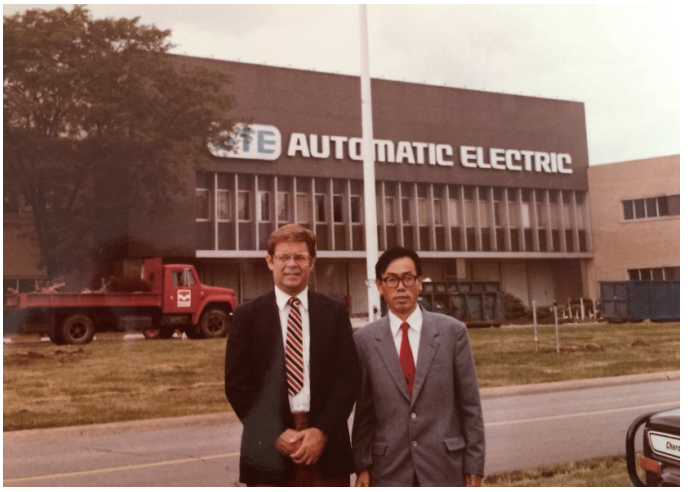
他 9 月 12 日回到纽约，13 日参观 Northlake Automatic Electronic，6 500 人在这里工作，这是 GTE 公司主要的生产和试验基地，主要生产 GTD-5EAX（一种大容量模拟微波设备）。9 月 16 日他接到家信，有凤英写的，还有小女儿丽丽写的，是一首诗。

为学之难何其多，
思亲想友又如何。
大洋彼岸遥相望，
学海无涯苦作舟。

父学我亦学，
父笑我亦笑。
父亲学成归，
全家乐淘淘。

此刻，万里之外的姚凤英的生活实在艰辛。她当时在呼和浩特电信局当电路

工程师，身兼调度和管理重任，每天早来晚走。当时孩子们正处于长身体时期，每天都要喝牛奶。为了打牛奶，姚凤英每天 4 点起床去排队，夏天还好，冬天很难受，又困又冷的，外面漆黑一团，去晚了牛奶就打不成了。那时，姚凤英根本没时间接送孩子们，都是孩子们自己上学、自己回家。丽丽四岁时就能自己洗袜子、洗手帕，老大和老二轮流着帮妈妈洗碗，收拾屋子，所以孩子们从小就自立。他们住的是简易楼房，没有暖气，烧煤取暖，要把取暖用煤像蚂蚁搬家那样弄到楼上。最难的是“打烟囱”，这活儿又脏又累，需要先把烟囱卸下来搬到楼上，再用特制的刷子将挂在烟囱壁上的烟灰刮下来，弄得满身满脸都是烟灰。姚凤英实在没法子自己干，就找侄子来帮忙。姚凤英还要参加北京邮电学院的函授面授，要复习参加期末考试，她咬紧牙关坚持着，因为她对未来充满着希望。



郝为民在 GTE 公司芝加哥制造工厂参观

在华盛顿，郝为民接触到了数据通信，第一次看到了分组交换技术（X.25）设备，当时该设备已在美国获得广泛应用。他后来到了芝加哥参观了一个 C2 局（相当于中国的省级交换中心），还到了一个农村远端支局，对那里的传输进行详细的了解。他要了许多资料，其中一份是《AT&T 公司的网络注释》文献，几乎是电信网建设的百科大全，包括网络建设规范，AT&T 网络结构，信令方式及系统、接口、远端，凡是与网络有关的东西都写在上面了。郝为民通过这份资料，对美国自动电话网的建设指标、各个系统及接口方式有了全面的了解。而当

时中国的全国自动网尚未形成，还没有涉及这些问题。郝为民回国后，把这份资料交给了邮电部副部长朱高峰，朱副部长责成部传输所将其翻译成中文，共 300 多页。朱高峰让郝为民和部科技司钱总两人牵头，组织人根据文献设置涉及全国自动电话网发展建设的课题，最后，共形成 13 项课题，这相当于把美国的电话网技术体制中国化，对中国电信网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
美国朋友问郝为民：“你的夫人为什么不来美国陪你？”郝为民说：“钱不够用，每月国内寄来 400 美元，勉强能维持我一个人的开销。”美国人说：“按我们的生活标准，这些钱只够一个星期。”之后，GTE 公司帮助他解决了住宿费问题，这可帮了郝为民的大忙。美国朋友隔三岔五地请郝为民吃饭，或是在餐馆，或是家里，郝为民也回请他们，还送他们一些中国的工艺品，渐渐地增进了了解和友谊。美国男人业余时间一是谈股票，二是谈国际形势，有时还会争吵。女人主要谈丈夫、谈时装。公司准许郝为民给家里打国际电话，半个月、20 天打一次。美国在匹茨堡和旧金山设有长途人工接续点，那时中美之间只有几十条电路，而且是模拟电路，杂音很大，卫星电路时延（回音）很大，有时要等待一夜才能接通电话，有时一个晚上也接不通一个电话。15 分钟接不通就被注销了，还要重新登记。

郝为民遇到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一日三餐，美国的小超市，卖的东西很贵，他只好买最便宜的东西吃，食品上的英文字有些不认识，狗食、猫食都放在超市里卖，有些东西他买来了不知道怎么吃，又不好意思问美国人，文化差异太大了。后来他渐渐走得远了，就在韩国店买食品。

1984 年 4 月，郝为民来到 GTE 公司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（Los Alamos）的机构参观，这里处于沙漠地带，纬度与中国兰州几乎一致，但由于洛斯阿拉莫斯处于杰姆斯山森林的包围之中，年降水量并不少，空气清新，冬暖夏凉，而且日照充足，被一些旅游者认为是理想的观光之地。

郝为民买了一辆自行车，大大方便了出行。他最大的收获是参观了光通信实验，亲眼看到了多模光纤，第一次看见了光通信的中继设备、终端设备。工厂给他分配了一间办公室，中午在食堂吃饭，晚餐主要是方便面或是鸡肉，因为这两样食品美国最便宜。之后的日子，郝为民始终不喜欢吃这两样东西。郝为民对所有能够看到的技术资料都不放过，凡认为国内可用的，他都收集起来，以致后来回国时他的行李超重，不得不海运行李。

与美国朋友们在一起

置身美国的郝为民，几乎得不到祖国的任何消息，后来美国朋友借给他一部能收听短波节目的收音机，祖国的广播信号传到美国衰减得很厉害，特别难收到，但能够勉强听到一点儿消息。

时间飞逝，郝为民结束了 9 个月的 GTE 公司美国部分的学习考察活动，即将开启欧洲的行程。

意大利之行

郝为民从北美大陆来到了亚平宁半岛，时间是 1984 年 5 月。

GTE 公司的数字微波研发中心和制造工厂设在米兰。米兰在意大利北部，北靠阿尔卑斯山、南邻波河，是一座浪漫的大都会。郝为民知道米兰有一座教堂和一个人举世闻名，一个是米兰大教堂，完全用大理石雕刻而成，从 14 世纪建到 19 世纪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。另一个是达·芬奇，他毕业于米兰的意大利理工学院，在绘画、音乐、建筑、数学、解剖学、生理学、天文学、气象学、地质学、物理学、土木工程等领域成就显著。

郝为民在米兰参观 GET 公司的数字微波工厂和相关产品，这对他而言都是新东西。那段时间，郝为民对世界数据通信发展趋势、关键技术开发进展、实用产品有了全面了解，这对于他回国主持中国公用数据通信网规划帮助很大。意大利的朋友问郝为民，美国和欧洲有什么区别，他回答：美国是一个大农庄、大牧场，而欧洲像个小花园，城市很美丽、很精致。

有个国际组织在佛罗伦萨召开一个有关通信方面的国际会议，郝为民知道了，立即联系会议主办者，赶到会场旁听，巧遇邮电部参加会议的团组，有邮电部电总的、科学研究院的、十所的、还有一个北邮同班同学。从会场出来，他走

马观花地参观了这座意大利文艺复兴发源城市，来到了但丁故居，瞻仰这位创作了《神曲》的伟大诗人。来到了阿诺河畔的佛罗伦萨美术学院，看到了米开朗琪罗（“大卫”）的真身。赶到了圣母百花大教堂，完全被这座佛罗伦萨的地标建筑所震撼了。郝为民已经见过许多雄伟壮观的教堂，但很少有教堂能如此妩媚，它使用白、红、绿三色花岗岩贴面，将文艺复兴时期所推崇的古典、优雅、自由诠释得淋漓尽致，大诗人徐志摩把它译作“翡冷翠”，更富诗意和色彩。郝为民还凭借刚刚学会的一点儿意大利语，去了趟威尼斯，坐在贡多拉上欣赏水城曼妙的风光。

郝为民即将结束意大利的行程，他收获了与意大利朋友的友谊，GTE 公司的托姆和贝克成为郝为民的好朋友。20 世纪 90 年代，郝为民在电信总局工作时，两个人还去拜访过他。通过他们，郝为民深入了解了意大利的风土人情，他们的家庭都是几代同堂，长幼有序，遵循孝道，郝为民每次到他们家中做客，都是将长辈请到上座，这与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极为相似。

1984 年，郝为民在 GTE 公司意大利研发中心考察时在朋友家聚会

博观厚积

1984 年，在体制改革洪流中，美国电信业超级“巨无霸”AT&T 被解体为七个部分。改组后的 AT&T 只经营长途通信和国际通信，保留了设备制造和贝尔实验室，这在美国和国际上轰动很大。美国人一直将 AT&T 称为“妈妈贝尔”，低廉的电话收费，是福利的象征。后来，美国邮费涨了很多倍，电话费却没有上涨。改革后电话费提高了，用户想不通。通过解体，AT&T 逃避了反垄断惩罚，规避了原来电信运营不能从事设备制造的限制，开始研发制造程控交换机，GTE5 号机开始大量进入国际市场。改革前的 AT&T 效率低下、人员老化，改革后重新“洗牌”，一切从头进行，公司给新人更多机会，完全不是原来的 AT&T 了。1984 年，郝为民写了一篇关于 AT&T 解体前后对比分析的文章，寄给了邮电工业总公司的赵绍坚同志，后来他将这篇文章转给了《经济日报》的记者，结果全文发表在《经济日报》，占一个整版（以本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发表）。

1984 年 8 月，郝为民来到了斯坦福大学，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访问研修。

斯坦福大学位于旧金山湾区南部帕罗奥多市境内，靠近世界著名高科技园区——硅谷，是世界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，学校的电机系卫星通信规划中心主任布鲁斯先生，亲自驾车去圣何塞机场迎接郝为民，郝为民觉得车驶入了一个大

花园，巨大的草坪，高耸的棕榈树，盛开的鲜花，黄墙红瓦的房子……心想布鲁斯是带我游览旧金山名胜吧。车戛然停在了一幢西班牙风格的建筑物前。“我们到了。”“这就是斯坦福大学？”“是的，这就是电机系的卫星通信规划中心。”郝为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大学为什么没有围墙？大学为什么没有大楼？大学造的房子怎么像修道院。去过斯坦福的人都知道，斯坦福的著名建筑都是西班牙 17 世纪传道堂的建筑风格。

美国斯坦福大学

郝为民进入了新的环境，在 GTE 一年来他几乎没有机会说中文，而这里中国人很多。在斯坦福最初的半年时间，郝为民主要熟悉环境，听电机系的课程，包括排队论、数据通信、卫星通信的内容，也到管理学院听课，学习现代企业管理理论、方法和管理案例，也参加他们的讨论。管理学院的学员五花八门，经理人、学生、学者、投资人都有，发言各抒己见，有的观点很新奇，郝为民从未听说过。总之，凡是想知道的东西，他都想学习。没有课他就在图书馆看书、查资料，酝酿研修选题。

客观而言，20 年前的北邮毕业生在 20 年后进入世界顶级的大学，郝为民面

临着知识老化、新的基础理论匮乏、计算机工具运用能力受限等严峻挑战。在这里，电子计算机是普通工具，而国内却寥寥无几，郝为民从未使用过。郝为民想做卫星通信方面的研究，经过研究后，他觉得自己的技术储备不够，深入研究有困难，考虑到自己的年龄，将来回国从事研究开发的可能性不大，最有可能的是从事技术管理。他就想到了数据通信，中国在这一领域基本是空白，他在 GTE 公司对数据通信、分组交换的概念和网络设备已有了初步的了解，预感到数据通信具有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，中国的数据通信市场潜力非常巨大。

郝为民最终决定进行中国数据通信网络规划方面的研究，提出用电子计算机辅助完成网络规划设计的方法、步骤，请导师把关。布鲁斯认为这个题目很有意义，支持他做这个项目。完成这个课题，郝为民需要补充许多理论方法，掌握新工具的使用，需要急起直追，把浪费的 20 年时光夺回来！

目标确定，郝为民紧张的研修生活开始了。他的党组织关系最初在华盛顿中国大使馆，后来转到了旧金山中国领事馆。领事馆成立了旧金山中国访问学者留学生联谊会，郝为民担任负责人，他要时常去领事馆请示汇报工作，组织开展活动，帮助赴美人员解决困难。网络规划需要一门知识准备——“排队论”（Queuing Theory），是专门研究流量控制、优化流量的学问，是一本很厚的书。郝为民对这门学问很生疏，必须从头学起。

排队论起源于 20 世纪初，当时丹麦数学家、电气工程师 Erlang 用概率论方法研究电话系统通话问题，开创了这门学科。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，当 Feller 引进了生灭过程后，排队论才被数学界承认为一门学科。20 世纪 50 年代初，Kendall 对排队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，他用嵌入 Markov 链方法研究排队论，使排队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。排队论也称随机服务系统理论，是通过对服务对象到来及服务时间的统计研究，得出这些数量指标（等待时间、排队长度、忙期长短等）的

统计规律，然后根据这些规律来改进服务系统的结构或重新组织被服务对象，使服务系统既能满足服务对象的需要，又能实现机构的费用最经济或指标最优。排队论研究的内容有三个方面：统计推断，根据资料建立模型；系统的性态，即和排队有关的数量指标的概率规律性；系统的优化。其目的是正确设计和有效运行各个服务系统，使之发挥最佳效益。

郝为民用了三个多月时间，“啃”下了这部艰深的著作，并且消化、理解，将内容变成了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写下了学习体会，并将要研究的问题放在排队论的框架内进行分析研究，形成了初步的建模思路。接下来，郝为民要攀上一座更高的山峰——学会一种计算机编程语言，将研修课题和计算机嫁接起来。

1986 年 7 月，在美国研修时与中国留学生聚餐

郝为民还是从头学起，但走了弯路。他首先选用“BASIC”语言，这是一种计算机高级语言，简单易学，郝为民很快就上手了，但他不久后发现，这种语言用来描述还行，但算出来的结果不符合实际，只好放弃再重新选择和学习其他语言（他选择了 Pascal 语言），白白耗费了一个月的宝贵时间。1985 年，郝为民正式确立了研修课题《中国数据通信网络规划系统的研究》。他在征求导师意见后，确立了以下一些原则：这个系统不是全自动，而是带有人工干预的半自动系统，不满意可以修改，虽然不是最优，但是实用。根据他的理解，最优和实用是一对矛盾体，实际工作中不应是二取其一，而是取两者的平衡。衡量数据通信系统的指标很多，最主要的是数据延时和传送成本，两者都最低就是最好方案。按照这个思路进行规划，有些地方的数据流量很大，如上

海到南京，传送带宽需大一些；而西安到兰州数据流量相对较少，带宽可以小一些。这些说起来容易，但要出结果却不是很容易，计算机计算出来，打印出来，特别是打印在地图上更难，最终出了结果。给系统输入数据，系统就能够给出数据网建设的规模、大概的投资分布等；还可以对局部规划进行人为干预，使其更符合实际情况。

郝为民绘制出系统的结构框架、数据运行流程、运算模型、再用 Pascal 的一行行程序，将系统的功能详细地描述出来。系统装载了中国省会及较大的 50 个城市，彼此建立了联系，加载上程序和数据就要运转了，郝为民心里有些紧张，苦战半年多，不知道能不能走下去。在这半年时间里，郝为民将自己的生活简化到了极致，每天睡眠只有四五个小时，食谱更加简单，都是超市里最便宜的食品，因为他既没有钱买更好的食品，更没有时间烹饪美食。他的许多同学利用课余时间外出打工赚钱，贴补自己的生活，或是归国时买一些电器带回去。可是郝为民完全投入研修课题之中，仅靠国内的资助，生活很拮据。

郝为民留美研修期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

我整理郝为民在斯坦福研修资料时发现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上的郝为民非常消瘦，估计是长时间营养不良造成的。这个发现颠覆了我以往对留学生活的认识：留学很光鲜、很舒适、很惬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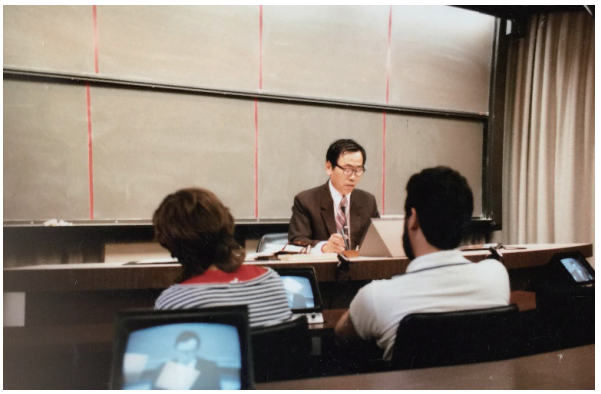
下一步郝为民要将系统运算的结果打印成一份实用性文件，即在地图上能一一标示出来，他先把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城市的经度、纬度输入系统里，准

确地与地图吻合，这一步很不容易，他需要一点一点地调整，反复尝试；然后再将全国所有规划城市的数据全部输入系统，在斯坦福大学网站下载中国的电子地图，最后打印成完整的中国数据通信网规划示意图，上面清楚地标示出各个城市的数据流量、数据网络设备容量、数据传输时延、数据网建设资金数额等主要数据。这个系统规划软件具有系统运行的特点，某一个数据节点数据发生变化，系统会自动调整其他节点的数据，以达到通信时延和成本最优。

走上斯坦福讲坛

郝为民站在斯坦福大学电机系的惠普计算机机房里，看着计算机打印出的网络规划图。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。布鲁斯看了他的课题报告，很满意，说这是一份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，对中国很有用，对其他国家也很有借鉴价值。报告作为中心的资料储存起来，排序是 50 多号。郝为民如释重负，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。这时，已是 1986 年的春天。

郝为民回国时，计算机中心应他的请求，将系统软件存在磁带机里，郝为民把它完整地带回了祖国。



1986 年 3 月 25 日，郝为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习期间，给该校电机系研究生作 EE250 课程讲座

访问学者都是国家派遣的，郝为民在斯坦福的研修延长了一年，这一阶段导师布鲁斯帮助他筹到了延期的费用，还给内蒙古自治区科委写信，一是表扬郝为民在斯坦福期间的学习情况，二是希望郝为民继续在斯坦福工作一段时间，

并且表示郝为民回国后，斯坦福随时都欢迎他回来。美国人一般不写这种信，但布鲁斯欣赏郝为民勤奋、独立、高效的工作作风。布鲁斯交给他一些辅助性研究工作，并支付一些酬劳，填补郝为民生活的短缺。布鲁斯还不止一次地跟他谈起能否考虑留在美国工作，表示愿意帮助他安排工作。

1986 年 5 月，布鲁斯给郝为民安排了一个“EE250”课程讲座，电机系的课程的编号方式是，1 字头的是本科课程，2 字头的是研究生课程。郝为民以课题研究为主要内容。在椭圆形教室里，他给斯坦福大学电机系的研究生讲课，课讲了整整一个下午，中间还安排了学生提问，听课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。规划中心秘书海伦女士说，电机系访问学者作讲座的为数不多。

2004 年，斯坦福大学讲学时与中心主任布鲁斯夫妇合影

18 年以后，2004 年，布鲁斯先生向郝为民发出邀请，邀请他再次来斯坦福大学讲学，这次郝为民满怀豪情、成竹在胸，在斯坦福大学电机系的讲坛上进行了三次讲座，讲中国电信业 20 年来发展的巨大成就，讲中国电信业的未来发展趋势，讲国际电信未来发展的展望。祖国的发展成就为郝为民增添了底气，中国电信发展案例使他高屋建瓴。教室里坐着 60 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生，中国专家的讲座赢得了他们的掌声。

心系祖国

郝为民在斯坦福学习期间，担任了旧金山中国访问学者留学生联谊会负责人，帮助新来的人适应环境、解决困难、组织活动，例如，节假日播放国内的纪录片和故事片，春节还举行联欢活动，他还参与了一些重要的接待任务。

这个阶段郝为民的接触面很广泛，当时教育部代表团来斯坦福大学开座谈会，了解留美学生情况，郝为民精心组织座谈会，达到了预期目的。当年教育部召开外事工作会，还表扬了郝为民，旧金山领事馆教育参赞也写信表扬郝为民。1985 年，相关部委文件，针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到期不归问题，规定要予以处罚，对此公派学生反映强烈。郝为民在领事馆举行的座谈会上提出了意见，要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，应规制在先。每个出国人员的背景都不一样，情况复杂，大多数人是为了学术

旧金山中国访问学者留学生联谊会负责人
郝为民

研究想多待几年，多挣一点儿钱，不要担心，总有一天会回去的。国内要稳定、要发展，国内的事情做好了，留学生会回去的，措施过于激烈不利于问题的解决。后来，教育部在国内召开的专门会议上，吸纳了郝为民的意见。

从物质到精神，从学术到工具，从科技到人文，郝为民获得了巨大的收获，这为他自强不息的人生旅途厚积了更大的内能。如果郝为民原来的人生平台只有5米高，那么留美三年，他的人生平台增高到10米，甚至更高。他的视野更加开阔，他的思想更加深邃，他就像一粒播下的种子，远方已春雷滚滚，甘霖即降，种子何愁生根发芽、茁壮成长？

郝为民的归期到了，1986年9月，阔别三年的夫人姚凤英来美国和他团聚，此时，他们的大女儿已考上大学，二女儿上了高中，郝为民带着辛苦耕耘、收获果实的喜悦，带着妻子游历美国各地名胜。他婉言谢绝了恩师的邀请和朋友们的挽留，打点起行装，拖着装满资料的行李，登上了回国的航班。